

西康·神秘的地方

李先聞

勝利前夕西康行

水漩販烟富可敵國

抗戰初期（一九三七）入川後，聽說黃炎培未附匪前，在中央似有一官半職，（編者按黃炎培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任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副團長，李璜為團長。）那時領了一大隊人馬，到西康去考察吏政。西康的省主席是劉文輝，他是一個大軍閥，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貪官污吏。據說他在成都的寓所，佔皇城內的四條街，常常用軍隊押送鴉片煙來成都，堆在寓內，然後，一批一批的賣出去，因此劉「水翁」（劉文輝綽號「水漩」川諺，即好耍手段之意。）真是富可敵國。當川康建設視察團一行由成都來西康時，劉水翁為顯示政績，命令境內所有的煙館不得營業，因此視察團的滑竿夫及挑夫到西康境內打尖時，因煙館都不開門，他們只好往前走一站路，但是還是沒有煙館開門，這樣接二連三的走，賣苦力的沒有煙燒，一個一個的倒下，不能再拾及挑，活像現在美國流行的「坐罷工」（Sit-Down Strike）。這個隊伍的活力，全仗着

這些下苦力的，沒有一口煙，活力就沒有了。於是黃領隊與劉主席研究，把煙館開禁，這個小插曲才算完結。我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到成都農業改進所工作時，聽這段故事後，對於西康不勝嚮往，總想自己也到這個神秘的地方看一看。民國三十二、三年間（一九四三—四四）經政府派赴美國一年回來後，仍在原機關工作，華西協和大學邀我去兼課，後來認識了剛剛回國的呂博士，他是香港的華僑，在我的母校康奈爾大學讀乳牛學。他人長得俊美，滿口英語，在華西壩，女生衆多的地方，他很吃得開，人緣亦很好。

在成都有一紳糧楊叔明先生，曾到過農改所來參觀過。他的大少爺進金陵大學。有一天，他下請帖請呂博士及我與太太到他的公館吃飯。他的公館在成都城內，很大很闊，好像很有錢的樣子，但是他並不作官。他說，他從前在西康劉文輝任內作顧問主任秘書若干年，前幾年辭職後，劉主席（文輝）還劃撥一座山約一兩萬畝地（在雅安附近）給他。他現在想計劃經營這座山，以維持生計，開墾或養乳牛等，請我們前往西康去看看

，呂博士當場滿口答應。我自己亦以專家身份居，不得不去，加以西康沒有去過，好奇心作祟，也答應去。於是約定行期及行程等。到了那一天（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天高氣清，一早我準時到車站與楊呂及楊的當差四人搭公路客車到雅安，下午約二、三時抵青衣江的大橋。過橋後看見兩旁的茶館中的客人，有些把手槍放在茶桌上，大有美國西部牛仔玩手槍的情形。心中忐忑不安，自言自語地反覆對自己說，糟了，早知如此，為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但呂博士却談笑自如，有說有笑。晚上住在一個比較清潔的住處，好像是一個招待所。

滑竿夫的悲慘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喫早點後，楊先生約了三幾個同路的，還有四乘滑竿，大大小小十來人。因為我們的目的地是距雅安城三十多里外西北蘆山屬的山頂上一個小廟，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換句話說沒有煙館，供給滑竿夫過癮。於是請人到街上煙館去買了一大幅擦煙槍布（積年的）。上

面黑黑的都是鴉片煙油。有了這個準備後，打尖時，每一個癮君子發給一小塊布衣服即行。出發前，我還看見楊先生及他的夥伴，每一人都有小槍一支，只有呂博士及我除外。據楊先生說，這只是防備而已，我心裏的想法就不然。但是到這個時候進退兩難，唯有壯着胆同他們去了。一出城來，走的所謂大路，就是路上都鋪有青石塊，路面仍是高低不平。據說這條路是諸葛亮六出祁山時所走過的。沿途農田，都是小春（旱田）。相當富庶，在路上我就乘機同滑竿伙們聊聊，同時與楊先生的當差人等談談滑竿伙的苦經。他們都是四川人，一染上煙癮，最初是癡癡玩，一上癮後，家中上下人等，都不齒他們，只得抬滑竿來解決生活及煙癮。他們的住處，是滑竿行，住吃及煙都是老板供給。假使他們有生意，到打箭爐（康定）一去就是一千多華里。先向客人支這一趟的錢，行老板扣下他們的墊支費，再加若干利潤後，才給滑竿伙去打箭爐一趟的費用，這包括吃飯、住店，冬天天冷的話，租被蓋的費用，當然最多的費用是燒煙。這種人，已爲人唾棄，當人不像人，加以一乘滑竿只有兩支竹竿及一幅帆布，回不回來都沒有關係。假使回來的話，老板一樣收容他們，再把他們當牛馬用。

滑竿伙的日常生活：當人們在街上，看見骨瘦如柴，面色青白，而且是眼淚及鼻涕常流，穿着一件破舊而特髒衣服的年青人，一羣一羣的走過，天氣冷時，有些人還有一件破舊不堪的老棉襖披在身上，襖上的棉絮隨着破爛處突出。因爲天冷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手提一具小炭籠。他們的

古木參天蟬鳴鳥語

費用，1、煙，2、飯，3、住店，4、被蓋租金。煙的多寡，看他的腰包而定，但是每天一定要去煙館走二三趟。每次的煙泡多少亦不一定。他們大概每三四天才大便一次，每次便出黑黑的像羊屎球的糞便幾粒而已。

這一羣可憐的人：年紀青青的，再混過兩三年就是最高的壽命了。我們這一行人，約在中午時，就趕到楊先生的山上的廟中。山上樹木砍伐殆盡，但廟的四周古木參天，更顯映出廟的清秀。一到樹林內，蟬鳴鳥語，給人另一番悠閑的趣味，真有出俗的情調。廟中除有和尚數人陪伴他們的菩薩苦修外，其他一無所有。我們休息時，喝茶並吃楊先生準備的午點外，還到廟中各處看看。談到來此墾荒的事，我的見解很古板。下面是我給楊先生的建議：這片山地滿山都是野草，山坡底下有多少斜坡地不知道，開墾起來，當然是可以，但是下田的肥料，只靠乳牛的糞便，恐怕不够。以我家鄉的情形來說，大農家，都要靠養肥豬，養肥豬得先開槽房。西康一帶，種高粱的人家很多。據家鄉開槽房人們的估計，開槽房的開銷是高梁人工，及煤炭等；收入是酒及肥豬；賺的是酒糟及豬糞尿。在四川江津地區盛產大麴酒，有一個槽房，可抵良田若干畝的收入於是

楊先生很同意我的建議，現在回想起來，有許多問題及困難：1、開槽房，養豬都行，但作大麴又是一個大大的難題。2、銷路問題。3、籠仔豬的收購處。4、肥豬的市場。5、豬疾病的預

防及醫治，一瘟起來，全羣都要死光。當時對於這些問題沒有考慮到，信口開河。楊先生沒有多說話，呂博士對於國內行情，不大瞭解，亦不置可否，會議就草草終了，約一小時即完畢。出廟後，因石板上青苔，滑竿夫很小心地一步一步的抬着我們往下走。忽然間，我這乘滑竿的前頭那一位，忽然滑倒，我即下來，用我右手一臂之力把這位骨瘦如柴的滑竿夫拉起來。回想起來，他的體重大約只有三十幾公斤而已。但是他吸了幾口大煙以後，精神百倍，抬起我來健步如飛，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怪事。

巽乘威開花中之王

回來時，我提議走小路，看看鄉間的景色，徵得楊先生的同意。於是大隊人馬抄路回雅安。那知我這個提議，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到山上走的大路，兩邊的乾田，都是種的小春，像菜子，蠶豆，大麥等。等到我們走進小路，滿山遍野都是五顏六色鮮美的鴉片煙花，這時正在盛開，美麗極了，真不愧稱爲花中之王。第二天，我們四人乘班車返成都，平安地回到家中。那時歐戰已結束，再有幾月，日本亦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即結束，我們亦準備出川，楊先生辦農場事已成過去煙雲，不知道進行否？劉文輝戰後附匪，「水漩」真有一手。

西康行的感想：1、事前沒有籌劃，以最起碼的條件來講，西康的地形，雨量，及溫度等都沒有打聽，更不用說蘆山山地的情形了。2、與楊先生建議開槽房，養肥豬事，是信口開河，並

沒有詳加考慮。問題太多，不容易實行。假使我還不走，而楊先生真要丟開農場的話，再來問我，我真無顏相對，無法可施。楊先生青年黨員，也許是留法的前輩，但他對於自己的身份等，絲毫不露，的確是一個老於作官的人。那時他大約五十歲左右，約一米六，面團團的是有錢人的樣子，別後這許多年，音問兩無，也不知道他還在世否？

我小時在我家鄉凌家壩看見有人在抽鴉片，香味甚濃好聞，隨後因一人上成都考清華學校時，轎夫帶去參觀他們上烟館的情形一次。以後在泰國帶團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一九五八）曾在談話處巡視一番。自己却沒有吸一口，但我的先兄及先嫂雙雙在家吸煙，我在先母逝世後返家時（一九三二），家中經濟已頻破產，不得已而與

他分家，不然我在外面作事所得的收入，全得滙與家中來填補這個無底洞。分家以後，大哥知道不戒烟不能維持，據家中人的報導說，大哥忽然把烟硬戒以致於死。大嫂後來亦戒掉。一家一國的破亡，烟是敗亡的開始。到西康後，才知道烟毒的利害，有如此的惡劣。

西康是神秘的地方，茶館中居然把手槍放在茶桌上，有像電影中看見的美國西部的牛仔羣，幸好那天沒有出事，否則我們一定害怕得不得了。小路過去，看見滿山遍野的鴉片烟花（罌粟花）艷極，美極，燦爛之至。一株只有一花，花有紅紫等色，每花有三四吋大，而大路旁則都是長小春。當時各省，都是明禁，暗種，以雲、貴、西康為最，就是四川境內偏僻地方亦種。到現在，匪毒化世界的陰謀，世人已漸次的明白，販賣

毒品的收入，就可作統戰的經費，我小時讀書知道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州把英國人運來的鴉片烟，一箱一箱燒掉，後來林則徐被充軍，英人逼我們賠款及五口通商，大烟仍源源進來，連我家人都吸。

假使一家人只種烟而自己的家人不吸，這家人若在西康，就真有一個金飯碗了。聽說劉文輝在匪區，作「林業」部長，大概是替匪籌劃種鴉片來實行毒化世界的陰謀。報載，「海洛英」匪區每年出產至少二萬萬噸。實是駭人聽聞的一樁大事。

白種人早年以毒來滅亡黃種人，現在年頭反過來了，黃種人亦用此法治白種人，聽說在越南作戰的美軍，至少百分之三十就吸海洛英，驅這種毒犯於前線去打仗，豈不是自取滅亡嗎。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鈕先銘著

定價新台幣貳拾捌元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完成了曾經在「中外」、「春秋」兩雜誌連載多時的「還俗記」，承其交由本社作「中外文庫」第四種出版，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共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二十八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立即寄書。